

宣教隨筆

宣教隨筆 41 「使命導向」釋經法 (一)

葉大銘

聖經學者向來因受文藝復興 (the Enlightenment) 的影響，追求客觀的釋經方法，以為用歷史批判方法 (historical critical method) 就可以擺脫任何宗教信仰前設，像科學一樣找到普世真理。但是經過上世紀哲學的衝擊，例如海德格 (Heidegger)、德里達 (Derrida)、福柯 (Foucault) 等學說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，現在我們知道科學式客觀的釋經是不存在的。正如海德格所說，我們都是帶著前設或前理解 (preunderstanding) 來釋經。另一方面宣教的定義也有很大的轉變。在這背景下，「使命導向」釋經法 (missional hermeneutics) 就開始出現了。

一. 定義

雖然以宣教作為聖經的一個主題，並且從聖經找出宣教意義，已經有很長的歷史，但是真正的使命導向釋經法的歷史並不很長。甚至在 2009 年有權威性的聖經文學協會 (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) 開會時，其中一部門「福音與我們文化網路」(the Gospel and Our Culture Network)¹ 就於使命導向釋經法的定義上找不到共識。儘管這樣，參與的學者仍然找到一些共同點，作為使命導向釋經法的根基。²

因為這樣，在這裏只可以給一個暫定的定義：使命導向釋經法是以宣教為主導、面向世界的特定處境的教會為釋經導向的方法。³ 這定義有以下含義：

1. 使命導向釋經法是以宣教為主導。上面已經指出我們都帶有前設來釋經。使命導向釋經法的前設是以宣教為主導。當然這前設不是隨意想出來的，有深厚的聖經基礎。

列福德 (Redford) 指出聖經人物怎樣引用神的應許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聖經深層的宣教

計畫。例如在創世記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，除了給他與後裔的祝福，也有給萬民的祝福，就是「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」(創十二 3)。這應許在創世記重複五次(十二 3; 十八 18; 廿二 18; 廿六 4; 廿八 14)，也在其他舊約書卷和新約(徒七; 加 三至四)出現。聖經人物能夠正確解釋這些應許，都是因為他們對神的宣教計畫有正確認識(創 四十一至五十; 但 三至七; 徒 十 44-48; 十一 15-18)，但不理解神的宣教時便帶來錯誤解釋(拿 一至四; 太 八 5-13)。另外，新約作者引用舊約時，顯示他們是使用使命導向釋經法。⁴

當然宣教這名詞是有爭議性的，但是參與的學者都贊同宣教是神的宣教。⁵ 神的宣教是聖經大故事的主題，並且宣教是整全宣教。⁶

2. 聖經的目的不單是傳遞知識，而是裝備教會去見證。
3. 使命導向釋經法是以面向世界的特定處境的教會為釋經導向。這釋經法是針對特定的地區教會所面對的處境所提出的問題，而不是空泛抽象普世性的神學問題。並且這些問題是面向世界宣教而引發的問題。⁷
4. 處境牽連到文化，所以使命導向釋經法包括研究福音與文化的互動。⁸

二. 使命導向釋經法與其他釋經方法

以前聖經學者不接受使命導向釋經法，因為他們以為歷史批判方法是唯一正確釋經方法，並且他們認為宣教只是使人信教，在自由人文主義影響下是不可以接受的。但是現在使命導向釋經法越來越被接受了，所以聖經文學協會 (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) 開設了一個「福音與我們文化網路」部門。這改變有幾個原因。一個原因是西方教會有巨大改變。首先，受到上世紀哲學的衝擊，西方學者明白科學式客觀的釋經是不存在的。其次，西方基督教王國沒落，而主要世界的教會興起，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已經福音化了。西方學者明瞭他們的前設其實是西方現代主義的產品，不是主要世界所接受的。所以他們不能再以歷史批判方法作為唯一正確釋經方法。

第二個原因是宣教定義的改變，從單單傳福音轉為神的宣教，整全的宣教。以前舊約聖經學者指出舊約沒有傳福音，所以反對。但以從神的宣教和整全宣教出發，即使舊約也有論述。因此就接受使命導向釋經法。

第三個原因是即使在西方的釋經裏，神學解讀聖經指出批判式研讀聖經是不足夠的，而需要接受整部聖經是基督教的經文，信仰的指南。要從這角度來找出內容的意思。既然宣教是內容主題之一，所以開始接受使命導向釋經法。⁹

使命導向釋經法並不是唯一的釋經方法。歷史批判法仍有它的重要。另外一個釋經方法是神學釋經法 (theological hermeneutics)。根據 Bartholomew 神學釋經法有四個特點。第一，以聖經為神的話語來研讀，使讀者親身聽到神對他們說的話。第二，讓教會聽到神對教會說的話。第三，根基於不斷溝通的三一神。第四，三一神的溝通是藉著聖經的大故事。¹⁰ 這四特點顯示使命導向釋經法是不足夠的，需要其他釋經法，才可以更深入瞭解神的話語。¹¹

三. 四方向

Hunsberger 查閱使命導向釋經法的論文，總結有四大方向:¹²

1. 聖經大故事的使命導向方向

聖經的架構是由故事 (述事) 形成。這些故事互相關聯成為一個大故事。大故事的中心就是神的宣教。聖經的每部分都要從這立場來理解，否則便不能真正理解了。有關這方面的代表作是萊特著的《宣教中的上帝》¹³ 和 Goheen 的 *A Light to the Nations*。

14

2. 聖經的宣教目的

這是 Guder 的提倡。神賜聖經給人是有目的，就是塑造和裝備神的子民作宣教見證。所以釋經要達到這個目的。¹⁵

3. 讀者的處境

這是 Barram 的提倡。Barram 著重特定的處境，就是每間教會面對的處境。神藉聖經給讀者(地方教會)特定宣教使命。因讀者(地方教會)有其特殊社會處境，釋經是使讀者(地方教會)在這處境下明白他們的使命是什麼。釋經時要問特殊社會處境帶來的問題：

這段經文怎樣挑戰我們的前設和盲點？

這段經文怎樣闡明基督徒行為和企圖？

我們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是否過分著重基督裏的勝利，而忽略了十字架？

這段經文怎樣向窮人傳福音與使被擄的得釋放？我們的處境怎樣會使我們曲解這信息？

我們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有否使我們承認個人與結構性罪惡？

這段經文怎樣闡明神在世界、我們的國家、城市與近鄰的作為？我們被召可以作什麼？¹⁶

4. 宣教與文化的互動

這是 Brownson 的提倡。新約聖經的內容與三個因素有關：舊約的傳統、當時的處境與福音。新約作者應用舊約的傳統，針對當時宣教的處境，闡明福音的意義。這三個因素的互動帶來教會宣教的呼召，也成為釋經的原則。¹⁷ 新約的內容是個範式，指示福音與文化的關係，由此形成教會的宣教使命。這個理論配合紐比根的論說，也是使命導向的意義。¹⁸

這四個方向不是互相對立，獨自存在，而是互相關聯的。不過怎樣互相關聯，還需要詳細研究。

Barram 在回應中提出這四個方向不能完全表達使命導向釋經法，他認為使命導向釋經法應該還有其他方向。並且這些研究都是美國更正教的白男人的作品，他們受自己的文化背景影響。其他文化的教會可能有他們的不同意見¹⁹。

Brownson 在回應中提出使命導向釋經法必需神的宣教觀念，但是神的宣教是不足夠的，因為有其他聖經故事不符合神的宣教。使命導向釋經法的特別長處是能夠處理宣教面對的差異，可能是文化語言的差異，或經驗背景等的差異。²⁰ Brownson 也提出使命導向釋經法面對理性的問題，因為有學者提出需要跨越西方現代主義的理性至上觀念。另外

在面對不同處境時，需要更深入處境化。除了文化外，還有其他比如宗派的差異。美國教會面對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，性別問題等。但在主要世界其他問題更重要，例如在亞洲多元宗教、逼迫等都是重要問題。²¹

¹ 參考上期拙作「宣教隨筆 40 「使命導向」教會」。

² G. R. Hunsberger, Proposals for a Missional Hermeneutic: Mapping a Conversation. *Missiology: An International Review*, Vol. XXXIX, no. 3, July 2011: 309-310.

³ M. Barram, The Bible, Mission, and Social Location: Toward a Missional Hermeneutic, *Interpretation* January 2007: 42-43.

⁴ S. B. Redford, *Missiological Hermeneutics: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Global Church* (Eugene, OR: Pickwick, 2012): 8, 42-43.

⁵ M. Goheen, A History and Introduction to a Missional Reading of the Bible, in M. Goheen, ed., *Reading the Bible Missionally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2016): 8; M. Barram, The Bible, Mission, and Social Location: Toward a Missional Hermeneutic. *Interpretation* January 2007: 43.

⁶ 有關神的宣教的意思，參考拙作「宣教隨筆 現代宣教神學的重要話題」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系列。

⁷ M. Goheen, A History and Introduction to a Missional Reading of the Bible, in M. Goheen, ed., *Reading the Bible Missionally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2016): 58.

⁸ G. R. Hunsberger, Proposals for a Missional Hermeneutic: Mapping a Conversation, *Missiology: An International Review*, Vol. XXXIX, no. 3, July 2011: 309.

⁹ M. Goheen, A History and Introduction to a Missional Reading of the Bible, in M. Goheen, ed., *Reading the Bible Missionally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2016): 7-8.

¹⁰ C. G. Bartholomew,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a Missional Hermeneutic, in M. Goheen, ed., *Reading the Bible Missionally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2016): 77.

¹¹ D. Flemming, Exploring a Missional Reading of Scripture: Philippians as a Case Study, *Evangelical Quarterly* 83.1 (2011): 7.

¹² G. R. Hunsberger, Proposals for a Missional Hermeneutic: Mapping a Conversation, *Missiology: An International Review*, Vol. XXXIX, no. 3, July 2011: 309-321.

¹³ C. J. H. Wright, *The Mission of God*, Downers Grove, IL: IVP, 2006.

¹⁴ M. W. Goheen, *A Light to the Nations*, Grand Rapids, MI: Baker, 2011.

¹⁵ D. L. Guder, Missional Hermeneutics: The Missional Authority of Scripture — Interpreting Scripture as Missional Formation, *Mission Focus: Annual Review* 15: 106-121.

¹⁶ G. R. Hunsberger, Proposals for a Missional Hermeneutic: Mapping a Conversation, *Missiology: An International Review*, Vol. XXXIX, no. 3, July 2011: 314-315.

¹⁷ 同上 316-317 頁。

¹⁸ 同上 318 頁。

¹⁹ M. Barram, *A Response at SBL to Hunsberger's "Proposals..." Essay*,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, Boston, Massachusetts, November 1, 2008.

²⁰ J. V. Brownson, *A Response at SBL to Hunsberger's "Proposals..." Essay*,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, Boston, Massachusetts, November 22, 2008.

²¹ J. Brownson, Gospel and culture conversations abou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, in J. G. Flett and D. W Congdon, eds., *Converting Witness: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* (Lanham, ML: The Rowma & Littlefield, 2019): 97.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七十七期 Vol 9, No 3 (July 2024)